

金瓶梅可以这样读

宁宗一◎著



演不完的人间活剧 道不尽的世情奇书

在艺术里人们必须克服某一点。人须有勇气，

丑的也须创造，因没有这一勇气，

人们仍然停留在墙的这一边。只有少数越过墙，到另一边去。

——罗丹

中国文史出版社

金瓶梅可以这样读

宁宗一◎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可以这样读/宁宗一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9

ISBN 978 - 7 - 5034 - 2469 - 4

I. 金… II. 宁… III. 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4193 号

责任编辑:曾小丹 胡福星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10260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

印 张:15.75 字数:200 千字

印 数:5000 册

版 次: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一

付善明

初识南开名师，始于初识宁宗一先生。之前只闻其名，知其从事古典小说戏曲研究。08年春天参加南开大学的一次考试之后，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拨通了宗一先生家的电话，心中未免惴惴，未曾想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在告别时，宗一先生亲自将我送到楼下，丝毫没有知名学者的势派。之后，我们就成了忘年交。也是从那次见面后，才主动搜寻宗一先生的研究作品来阅读。对于宗一先生，我是先识其人后读其文的。

宗一先生常被称作才子，观其文亦名副其实。前段时间宗一先生和我谈起此事，则极度不愿被称为“才子”，因为此词现在多为贬义，且和“风流”常联系在一起而成“风流才子”，他自称“风流”称不上，“才子”更不敢当。我想称宗一先生“才子”者，多指其本义——聪明而有才华的人；称其文为才子之文，也如金圣叹之称《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为“才子书”之意。即使称其“风流”，也不会称为“风流才子”——一如世所传之唐伯虎，而是赞其为“风流倜傥”。想诸称赞宗一先生为才子者、风流倜傥者和宗一先生本人也会同意余之观点。宗一先生之才华和言行不受世俗礼节所拘束，识其人者和读其文者皆可见之。宗一先生之文实为才子之文，其气势之流贯、视角之锐利、语言之畅达，亦皆可见之；至于驱使于笔下的名家名著，则尚为其次的事。

宗一先生谈及认知名著和经典文本的理念，是“无须共同理解，但求各有体验”，这不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同于许多研究者人必同己、舍我其谁的做法。宗一先生对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重感悟，所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所以他对许多作品并没有做太多的研究。翻阅

001

序

一

《宁宗一小说戏剧研究自选集》，其中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窦娥冤》等名著名篇的研究论文各仅一篇，稍多者如对《儒林外史》的研究论文有三篇。但因其独特的“第二视力”，立足点较高，角度较为新颖，也就多有新的观点和新的发现。如关于《西游记》，多部文学史和众多的研究者有“两个故事”、“两个主题”或“主题矛盾”之说，宗一先生则认为描写“孙悟空的非凡出身和神通广大的本领”，“其目的都是为孙悟空以后去西天求得真经作‘武装准备’和进行‘实战演习’的”，《西游记》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西行求经（《智慧的较量——论〈西游记〉》）。对《西厢记》中崔莺莺形象的分析，对《谢天香》中女主角谢天香形象的分析，以及对关汉卿《玉镜台》中温峤、刘倩英形象的分析，也都可见其独特的感悟。

002

宗一先生在版本、作者、实证考据方面，似不擅长，其学术论文涉及这些方面的也为数不多。但阅其《从罗烨〈醉翁谈录〉谈“说话”艺术》、《论宋元小说话本的流派》诸篇，又可见其详实的考据功底。由是，许多学界人士感叹，宁宗一并非只做感悟式、印象式的工作，其考据根底也丝毫不差。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四个层面——文献学层面、史学层面、美学层面和哲学层面，宗一先生所关注较多的为史学、美学和哲学的层面，繁琐的一事一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考据工作，并非其着力的重点。

宗一先生生于1931年，入南开读书并留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的成长过程和教学科研历程，伴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风风雨雨。特殊的经历和人生体验赋予他独特的人生哲学和生命感悟，同时也形成了其性格中急躁的一面，这在他的文章中皆有所体现。如宗一先生的写作多“急就章”，多为受出版社或报刊之约，在短期内集中精力，大脑高度紧张，在“寂然疑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的情况下，一挥而就。其优长是神完气旺、文脉贯通、一气呵成；其不足之处也勿庸讳言，印象式的批评，凭藉记忆的引用，有时出现引文上的出入，其欧式长句，也时有长至该断不断之处，这或许是因受到对他影响较深的西方文论家别林斯基、杜勃

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影响。

宗一先生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当代意识，并具有相当的愤青成分。他常常教育我们要有当代意识，并非常看重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语，告诫我们要用当代意识去审视历史，并为我们提供书报以增强我在这方面的欠缺。这也贯穿在他五十多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中，在他的小说戏曲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方面，即具有强烈的史的意识和对历史的现实思考。宗一先生在作学术研究时，心中有一部文学史、社会史、思想史和性格史。如在考察吴敬梓的小说创作时，即做了纵向的和横向的比较，纵向上“文艺的基本主题也逐渐由功利的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发展到宏观的民族文化的深隐层次”，横向上《儒林外史》“从思想到艺术都使人耳目一新”（《吴敬梓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在本书第二编《典型人物论》中论及西门庆这一人物形象时，也是将文学史上相关的人物形象进行了纵向的和横向的比较，从而得出作者兰陵笑笑生所创造的西门庆性格具有典型意义这一结论。同时，在分析人物形象时，注重将其放入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并从性格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如对李瓶儿“不是不渴望走出阴影，而是她走不进阳光”的分析；通过对庞春梅“做奴才，里言不出，外言不入”，不能“骗口张舌，葬送主子”，和“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两大关键词的分析，得出她事上谄、临下骄的个性，等等。

003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中论及“美的个性”时说：“正如人体所不同于动物体的在于他的外表上无论哪一部分都可以显出跳动的脉搏，艺术也可以说是要把每一个形象的看得见的外表上的每一点都化成眼睛或灵魂的住所，使它把心灵显现出来。”宗一先生自研究古典小说戏曲之始，即着眼于“把心灵显现出来”的艺术的研究，从美学的角度把艺术的“眼睛或灵魂的住所”指出来，与读者共享。他研究戏曲是如此，研究小说也是如此；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如此，研究《金瓶梅》也是如此。在初版《说不尽的〈金瓶梅〉》中，即对第一奇书《金瓶梅》做了系统的美学研究，并提出“化丑为美”、“杂色的人”等较为新颖的观点；此次借增订本出版之机，对于“《金瓶梅》：

序
一

小说史的一半”、“化丑为美”和“人是杂色的”等多节内容作了完善，并增加“镜子和风俗画”专章论述《金瓶梅》的思想，增加专节——“追魂摄魄，白描入骨”分析其语言艺术，从而使得从美学角度对《金瓶梅》的审视更为系统，更为完整。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宗一先生的古典小说戏剧研究，多有灵光的闪现，智慧的火花。如在《战争史诗——论〈三国演义〉》中评价曹操“明明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却要装着公而忘私的样子；明明是一个凶恶残忍的刽子手，却要显示仁爱善良”。宗一先生认为“一部中国文学史，叙述的就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一部人民的心灵史，一部知识精英的心灵史”，因此主张以“将心比心”、“心灵对话”的方式解读经典文本（《心灵史·心态史·经典文本》）。如对潘金莲，众多论者或称其为“淫妇”，或称其为悲剧人物，宗一先生则认为潘金莲是以残害他人生命为代价来证明自己“最可爱”，并非悲剧人物；从性能力强弱和女性角度考虑，也不能说潘金莲就是一个“淫妇”，从而不主张悲剧人物论和“淫妇”论。在谈到西门庆荒诞放纵的性生活时，并未予以简单的否定，而是认为兰陵笑笑生“肉的展示过程是不存在灵的支撑的。作者所承担的使命只是宣判西门庆的劣行，所以他才写出了个代表黑暗腐败时代的占有狂的毁灭史”，从作者创作的角度，从美学的视角进行了综合的分析。

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中说：“语言的哲学就是艺术的哲学。”宗一先生对古典小说戏曲中的语言极为重视，如对《儒林外史》作者思想家的语言、《红楼梦》作者诗人的语言、《金瓶梅》等作者小说家的语言的分析。与此同时，宗一先生自己的文章也是以诗化的语言、以散文化的笔法出之，其胸中块垒经艺术的笔法道出，遂成珠玉之词，行文用语间贯穿着一种“气韵”。在研究语言艺术的同时，宗一先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的哲学”。

有位学者对宗一先生的学术论文做了凝练的概括：第一印象，第二视力，第三只眼。是说宗一先生格外看重阅读的“第一印象”，特别强

调文学研究者要具有“第二视力”，有诗人似的“第三只眼”。信然！

宗一先生在该书即将出版之际，命余作序，初闻之下，未免惶恐，继而明白这是他的一贯风格。宗一先生知我能较为实事求是地向读者介绍其人其文，遂不请名家作序而让我这后尘末学为文。由于第一次为专书作序，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因就我所了解的宗一先生其人其书，有一说一，写下了上面的文字。是为序！

2009年4月于南开大学

序 二

胜 洪

006 宁宗一是一位教授，也是一位批评家。作为一位教授，尤其是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教授，完全可以不必是批评家，他可以只就他所研究的课题，搜集整理材料，旁及有关学科的大量知识，运用一定的理论进行科学分析，解决问题得出结论。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批评家，就必须把眼光放到今天，着眼于现实，把自己对人生况味的感悟引入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之中，通过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而对人生、对社会进行批评，从而与今天的生活发生紧密的联系。这不仅仅是为了达到一个使古代的东西成为感发今人的思想的某种启迪的目的，反向的，今天的生活仍然可以成为解决古代问题的钥匙。

常听人说宁宗一是一个才子，也有人说宁宗一只重分析评价不重材料考据。其实，这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宁宗一兼教授与批评家于一身的特色。他并非不重视材料，本来他在考据方面也有着良好的功底，并且从他对学生在材料考据方面的基本功的严格要求也可以看出他对此高度重视。然而，他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就是材料是为创造性的见地服务的。他的才气也正是在于把他自己的人生感悟贯通于他对古典文学作品批评之中。近十年来他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他所写的《性格就是命运》，其中对莺莺的性格分析之细腻、深刻，完全把握住了这个封建时代少女爱情初生时的复杂的感情特点。这篇写于1980年的文章，七年以后在1987年北京的《西厢记》学术研讨会上，仍然被一位古代小说研究专家认为是他所见到的迄今为止研究《莺莺传》论文中最好的一篇。另一位古代小说研究专家刘叶秋先生对该文也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他的分析“也是一种艺

术”，是一次“再创造”，“在我所见讲《莺莺传》的文章中，以此篇谈得最为细腻深刻”。这篇文章得到这么高的评价，正是因为他对莺莺性格分析的不同寻常。它不仅仅把莺莺放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之中进行分析，更进一步用从现实生活中感觉到的少女的感情去激活莺莺这一历史人物，因而就将莺莺的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艺术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为读者解读《莺莺传》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再比如对《儒林外史》的研究，他认为在吴敬梓笔下的“讽刺任务的喜剧行动的背后，几乎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剧性的潜流。”这显然是批评式的揭示，没有对人生的透彻的洞视，怎么会有这种深刻的发现？在去年的《金瓶梅》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进一步提出了他的“人生况味”说，他认为《金瓶梅》产生以后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表现了吴敬梓、曹雪芹对人生况味的深切感悟。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发现，如果批评者自身缺乏对人生况味的品尝，怎么能设想他会发现一个古代作家的人生况味！

宁宗一对洪升的历史剧《长生殿》的研究也提出了自己的深刻见解。他认为《长生殿》表现了人生永恒的遗憾。我认为这是研究者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与作者的共鸣，而这种共鸣的基础就是研究者对古代的作者的心中都具有同样丰厚的人生感慨。这就是为不能体会个中情由的人所不解的地方。上海昆剧院对宁宗一的见解很重视，昆剧《长生殿》的编导曾不同程度地与他产生过知音之感。

宁宗一笔下的古典文学批评，其批评的对象总会变得活灵活现，套用一句现成的话说，就是他“以灵性激活了历史”。其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生存的共性是主要的，感情体验很多都是相似的，但关键在于需要有对今天生活更丰厚的感悟，或者说需要有更多的灵性，才能够把今天的感悟延及古人。

然而，一个人对人生感悟的薄厚，是与他所受到的磨难的多寡成正比的。宁宗一自从走上了文学研究的道路，就命运多舛。有人说是因为他身体里有着满清皇族血统的缘故，但我想更是因为他那不肯随俗的桀骜不驯的性格。是他总是在叛逆与超越，这几乎使他成为一个命里注定

的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那股与命运抗争的精气神儿，是决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宁宗一除去那动荡年代避不开的厄运，其实他若做得像社会观念中一个教授应该是如何如何的那样，像一个本分的第二代人的样子去生活，他将拥有他的幸福和安宁。然而倒楣的就在于，他脑子里没有怎样做一个教授的框子，他心里感觉他仍然像青年一样年轻，他偏偏要与命运抗争！

有人说，如果宁宗一这些年能够过安宁的日子，以他的才华，他的学术成就会比现在高得多。但我想，这种看法大约忽略了宁宗一作为一个批评型教授的特点。他的命运多舛至少使他体验了更复杂的人生，使他对人生对生活有了更加丰厚的感悟。而这些，对于他的学术研究，对于他的古典文学批评，又是具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宁宗一执著于生活，他经常对人生进行喋喋不休的评论。如果不是尝到那么多生活的苦果，他怎能有那么多独特而切中肯綮的见解？他的学术实际上是他对人生品评的延长。他之所以能在古典文学作品中见别人所未见，以灵性激活历史，他不平静的生活和不公平的命运为他的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想，他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1989年末，他就当时有人对“学院派”批评的评论，和我谈到有必要倡导学院派批评的问题。我也感觉到他愿意把自己列入学院派批评的行列。但我还是认为他的文学批评只能算半个学院派。他有着学院派批评所要求的受过严格的各种基础训练的条件，还深谙中外文学史，有着良好的理论修养和思辨能力。但是，我总认为他不是个斤斤注重于文本的学者。虽然他的《性格就是命运》一文对文本高度重视（所以《性格就是命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货真价实的学院派批评作品），但对于更多的作品，他更是通过文本提供的材料去透视那时的社会和人生。他在对《金瓶梅》的研究中曾说过，《金瓶梅》为我们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说它比较符合生活的本来面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常常是目光穿透文本，去引发对人生、生活的见解的。这一点，恰与学院派批评的要求相悖。而我却认为这正是他摆脱了学院派学究气的优长。这样，需要文本研究时就认真研究文本

(像对《莺莺传》认真研究一样), 而需要穿透文本时, 又不计较文本, 这才是洒脱的批评。

宁宗一集中对《金瓶梅》进行研究是近几年的事。《金瓶梅》研究总体上保持了他古典文学研究的一贯风格。比如他对《金瓶梅》中“审丑”问题、“杂色的人”问题的洞察, 以及对笑笑生描写普通市井生活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并充分强调其在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等等, 都是他一贯的批评式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特色。而他对一些理论方法的使用(如对小说史作顺向的和逆向的考察)则表明了他站在学术最前沿位置的一贯主张(他始终要求他的研究生, 自己可以提不出高水平的学术新观点, 但一定要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了解并掌握当时的最高学术水平, 并以此为出发点观察思考问题)。然而, 用几年的时间集中对一部作品进行系统研究(当然这几年中不是只搞《金瓶梅》), 的确是与

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习惯不相合的。个中缘由他在本书的《后记》中有详细的交代, 这里不必赘述。但他不能任别人随意贬低《金瓶梅》的品位, 一再为《金瓶梅》辩护, 却是从他的研究文章中可以明察的, 这正表现了他的个性。据我所知, 国内已有人在搞《金瓶梅》研究史, 且将宁宗一列为当代金学研究几家之一。从近几年国内金学研究的情况看, 宁宗一的观点也的确是国内研究总成就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 现在宁宗一教授出版这本集中了他学术成果的金学研究专著, 虽然不是鸿篇巨著, 确是成一家之言, 对于当前的金学研究以及以后的金学史研究都会有很多裨益的。另外, 由于他所使用的批评方法多为印象式的批评, 所以这部学术专著对于一般读者阅读《金瓶梅》具有导读作用, 我想也会受到一般读者的欢迎。

009

宁宗一教授是我的老师, 他让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来为他的专著作序, 与如今的时尚南辕北辙, 我想这也正是他的风格。因为他认为我对他的为人和学术更加熟悉, 因而由我来向读者作介绍比较合适, 同样重要的一个原因当是他认定我能介绍得客观。我知我师的心意, 故未惶恐。因此不敢虚美, 不敢隐恶, 是为序。

2009年4月于美国西雅图

序
二

自序

《金瓶梅》的文献学、历史学、美学和哲学的研究已初步形成多元化格局。这就是说，对它的研究的起点已被垫高，研究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金瓶梅》研究必须面向世界，开辟中外学术对话的通道，注意汲取、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在继承前贤往哲一丝不苟严谨治学态度的同时，随时代之前进而不断更新和拓展。事实上，《金瓶梅》这部小说文本已提供了广阔无垠的空间，或曰有一种永恒的潜在张力。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每一部“金学”研究论著都是一个过渡性文本。所以，今天重新审视《金瓶梅》仍是学术文化史的必然。

010

不要鄙薄学院派。学院派必将发挥“金学”研究的文化优势，即可能将“金学”研究置于现代学术发展的文脉上来考察和思考整个古典小说之来龙去脉，以及小说审美意识的科学建构。黑格尔老人在回忆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后在与友人书中说：“我们必须把青年时代的理想转变为反思的形式。”（《黑格尔通信百封》“1800-11-02 致谢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8页）所以回顾与前瞻，“金学”的研究，反思规范与挑战规范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红楼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但又像一位评论家所说，我们又不能总拿《红楼梦》说事儿吧！现在，我们暂时把那几部世代累积型的带有集体创作流程的大书，如“三国”、“水浒”、“西游”先撂一下，不妨先看看以个人之力最先完成的长篇小说巨制《金瓶梅》的价值，这是太重要了。美籍华人、哈佛大学教授田晓菲女士在她的《秋水堂论金瓶梅》中说：“读到最后一页，掩卷而起时，竟觉得《金瓶

梅》实在比《红楼梦》更好。”她还俏皮地说：“此话一出口不知将得到多少爱红者的白眼。”田晓菲的话，我认为值得思考。为了确立我国小说在世界范围的艺术地位，我们必须再一次严肃地指出，兰陵笑笑生这位小说巨擘，一位起码是明代无法超越的小说领袖，在我们对小说智慧的崇拜的同时，也需要对这位智慧的小说家的崇敬。我们的兰陵笑笑生是不是也应像提到法国小说家时就想到巴尔扎克、福楼拜；提到俄国小说家时就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提到英国小说家时就会想到狄更斯；提到美国小说家时就想到海明威？在中国小说史上能成为领军人物的，以个人名义出现的，我想兰陵笑笑生和曹雪芹以及吴敬梓是当之无愧的大家。他们各自在自己的时代和创作领域作出了不可企及的贡献。在中国小说史上，他们是无可置疑的三位小说权威，这样的权威不确立不行。笑笑生在明代小说界无人与之匹敌，《金瓶梅》在明代说部无以上之。至于一定要和《红楼梦》相比，又一定要说它比《红楼梦》矮一截，那是学术文化研究上的幼稚病。

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在对媒体谈到他的新作《我叫刘跃进》时说：“最难的还是现实主义。”我很同意。现在的文学界已很少谈什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了。其实，正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才提供了超出部分现实生活的现实，才能帮你寻求到生活中的另一部分现实。《金瓶梅》验证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明确地指出，《金瓶梅》可不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奇闻，而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在中国小说史上，从志怪、志人到唐宋传奇再到宋元话本，往往只是社会奇闻的演绎，较少是社会的缩影，《金瓶梅》则绝非乱世奇情：书中虽有达官贵人的面影，但更多的是“边缘人物”卑琐又卑微的生活和心态。在书中，即使是小人物，我们也能看到真切的生存状态。比如丈夫在妻子受辱后发狠的行状，下人在利益和尊严之间的游移，男人经过义利之辨后选择的竟是骨肉亲情的决绝，小说写来，层层递进，完整清晰。至于书中的女人世界，以李瓶儿为例，她何尝不渴望走出阴影，只是她总也没走进阳光。

《金瓶梅》作者的高明，就在于他选取的题材决定他无须刻意写出

几个悲剧人物，但小说中都有一股悲剧性潜流。因为我们从中清晰看到了一个人，一个人以不同形式走向死亡，而这一连串人物的毁灭的总和就预告了也象征了这个社会的必然毁灭。这种悲剧性是来自作者心灵中对堕落时代的悲剧意识。

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对《金瓶梅》来说，绝不会因那一阵高一阵的欲望狂舞和性欲张扬的狂欢节而使它显得闹热。事实上，《金瓶梅》绝不是一部令人感觉温暖的小说，灰暗的色调一直遮蔽和浸染全书。《金瓶梅》一经进入主题，第一个镜头就是谋杀。武大郎被害，西门庆逍遥法外，一直到李瓶儿之死，西门庆暴卒，这种灰暗色调几乎无处不在。它挤压着读者的胸膛，让人感到呼吸空间的狭小。在那“另类”的“杀戮”中，血肉模糊，那因利欲、肉欲而抽搐的嘴脸，以及以命相搏的决绝，真的让人感到黑暗无边，而作者的情怀却是冷峻沉静而又苍老。

012 于是《金瓶梅》和《红楼梦》相加，构成了我们的小说史的一半。这是因为《红楼梦》的伟大存在离不开同《金瓶梅》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同样《金瓶梅》也因它的别树一帜，又不同凡响，和传统小说的色泽太不一样，同样使它的伟大存在也离不开同《红楼梦》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且不说，人们把《金》书说是《红》书的祖宗）。如果从神韵和风致来看，《红楼梦》充满着诗性精神，那么《金瓶梅》就是世俗化的典型；如果说《红楼梦》是青春的挽歌，那么《金瓶梅》则是成人在步入晚景时对人生况味的反复咀嚼。一个是通体回旋着青春的天籁，一个则是充满着沧桑感；一个是人生的永恒的遗憾，一个则是感伤后的孤愤。从小说诗学的角度观照，《红楼梦》是诗小说，小说诗；《金瓶梅》则是地道的生活化的散文。

《金瓶梅》是一部留下了缺憾的伟大的小说文本，但它也提供了审美思考的空间。《金瓶梅》的创意，不是靠一个机灵的念头出奇制胜。一切看似生活的实录，但是，精致的典型提炼，让人惊讶。它的缺憾不

是那近两万字的性描写，而是他在探索新的小说样式、独立文体和寻找小说本体秘密时，仍然被小说的商业性所羁绊。于是探索的原创性与商业性操作竟然糅合在一起了。即在大制作、大场面中掺和进了那暗度陈仓的作家的一己之私，加入了作家自己自以为得意却算不上是高明的那些个人又超越不了的功利性，文学的商业性。

然而，《金瓶梅》的作者毕竟敢为天下先，敢于面对千人所指。笑笑生所确立的原则，他的个性化的叛逆，对传统意识的质疑，内心世界的磊落袒露，他的按捺不住地自我呈现，说明他的真性情。这就够了，他让一代一代人为他和他的书争得面红耳赤，又一次说明文学调动人思维的力量。

结语：《金瓶梅》触及了堕落时代一系列重要问题，即在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生存状况和心态流变。小说中的各色人等都是用来表现人世间的种种荒悖、狂躁、喧嚣和惨烈。若从更开阔的经济文化生产的视野来观照，笑笑生过早地敏感地触及了缙绅化过程中的资本动力，让人闻到了充满血腥味的恶臭。

013

时至今日，我们重读《金瓶梅》，我们会发现，对于当下的腐败与堕落的分子，我们几乎不用改写，只需调换一下人物符号即可看到他们的面影。于是我们又感悟到了一种隐喻：《金瓶梅》这部小说中的各色人等不仅是明代的，而且也包括当下那些腐败和堕落分子今天的自己。

笑笑生没有辜负他的时代，而时代也没有遗忘笑笑生，他的小说所发出的回声，一直响彻至今，一部《金瓶梅》是留给后人的禹鼎，使后世的魑魅在它面前无所逃其形。

歌德在谈到莎士比亚的不朽时说：“人们已经说了那么多的话，以致看来好像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精神有一个特性，就是永远对精神起着推动的作用。”

014 作为一部伟大的精神产品的《金瓶梅》，也必将对我们的精神和思维空间起着拓展的作用。我深信：《金瓶梅》是说不尽的！

——作者题记